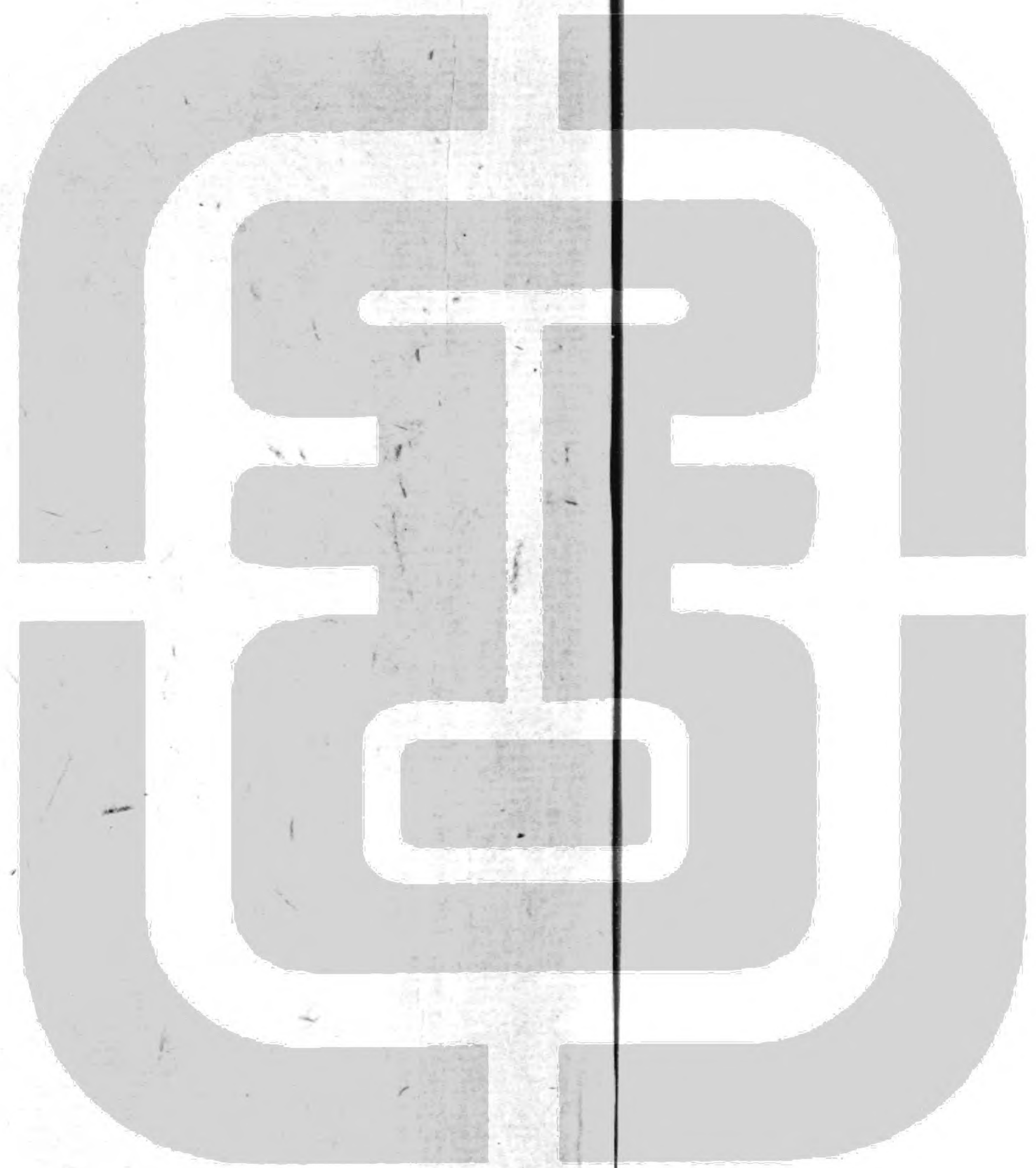


北史卷五十七至六十

列傳周宗室至李暹宇文貴王旌



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導護

叱羅協

馮遷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顯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顯與數騎奔救乃免顯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

廣川中鳳
氏國南東

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胄嗣胄少孤頗有幹畧景公之見害以幼年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胄爲榮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爲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胄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旣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禽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穉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爲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深爲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塋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莫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克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簣之言得申遺志黜殞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文塋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

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溫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爲隋文所誅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爲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爲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爲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師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

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固貴入朝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爲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爲梁州恒爲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竝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弟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旣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卽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群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畧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何如群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弒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

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為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已以聽護自文帝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犄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

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于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二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孀

案此段周書少去其錄
辭及傳頌齊朝之語非
似非安於此等文字今
有保其情事委曲不嫌多
辭自以全數為宜

案周書作劉新婦
及中文字是也非難時
護年尚幼安得已娶婦

蠕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任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介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

然千里死亡且久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情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鑊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莫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

詳加用書作誰同

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冤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
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
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
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鄰恩遇彌隆重
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請未周五情屠割
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
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
薩保年以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
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
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源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
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
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

朝肅然之恩旣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
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
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
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荅不
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
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齊朝不卽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
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
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
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
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卽行復慮失
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

皇周書無所不獲下云
護本全整斷河陽之路
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
齊兵少不敢出推年餘
已值連日陰霧齊將直
前圍洛之軍時潰散
惟封還運軍數十騎行
敵齊必大督若若諸
將拒之乃得全軍而返
陽國解亦引軍退楊標
於穀關戰護護於是
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皆
首請罪云其紅此後
甚詳北史略略之難分
見於齊王推揚標諸將
護護為統帥不應其
傳獨時且正云無所克
獲不一見其敗退之事則
下云首請罪亦以無功

隴巴蜀兵諸蕃國眾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
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
少師楊標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
鄭公達奚成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畧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
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母薨
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
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
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
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
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
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
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

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
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
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
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
覽等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
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
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
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庖廚而已
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乃詔暴護
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
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訖起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
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澡使突厥遣開

府宇文德齋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爲侯後爲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旣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無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旣以得志每自矜高又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獎言協旣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休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卒

子金剛嗣

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修謹有幹能爲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爲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本徵寒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爲司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暉於唐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公謚曰簡子元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之賅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字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獲常冠諸軍介朱榮字

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莊子菩薩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賓字乾瑞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

初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頰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人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旣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

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爲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

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爲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人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嘗諤好直言武帝卽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啟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縮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

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官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斂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官正孝伯仍爲左官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官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

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阪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卽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爲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踈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捋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

宗廟書
先帝遺詔不許
皆曰三代之
陛下爲不孝
子

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官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從_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孽加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寔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卽位拜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畧英贍眉

目疎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卽授刺史州旣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桂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屬嵇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嵇胡欵服卽授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卽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醪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在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於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旣而謂人口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窘憲挺

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畧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爲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

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勲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
孝飾之以儉約峩峩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
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
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
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
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
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
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
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
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
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終

魏世宗
氏閭

北史卷五十八

魏世宗
氏閭

列傳第四十六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
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刺王直達步妃生齊煬王憲王
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吳王達
冀康公通滕聞王道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大前疑守爲隋文帝害國除衛刺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愠於免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以齊王憲爲大家宰直旣乖本望又請爲大司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爲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帝以直第爲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吧佛寺遂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弟兄女成長此寺福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恠而疑之直嘗跪帝校儼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忿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暹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爲庶人囚諸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竝誅之國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武帝俱授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旣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明帝卽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竝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

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
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
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
爲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竝各退散唯憲與
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
乃安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
憲爲大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
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
築豐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是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
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爲威容憲請以
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
軍宵遁憲乃度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

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見圍日久
憲追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杜城使柱
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
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
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
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
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爲大冢宰時帝旣誅宰臣親覽朝政方
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刻薄憲旣爲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
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不可憲慮主相嫌隙每曲
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
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
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

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
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使卽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
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卽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
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指
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
進爵爲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
帝方剪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略五篇至
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其秋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
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
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
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能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
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
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啟憲飲酒食肉與平
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爲吾意今祖括是同汝
當媿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四年帝將東
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
之憲卽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
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
乃詔憲爲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
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爲之五年
大舉東討憲復爲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
二城更圖進取齊王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
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竝受憲節
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

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
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
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
救之會被救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
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至橋
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
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
指陳王純已下竝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卽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
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爲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
等齊衆乃退帝又命憲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帝次于高顯憲率
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
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旣而諸軍俱進應時
大潰齊王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王
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
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爲河間王拜第
三子寶爲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
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
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招湝湝不納憲軍過趙州
潛令間諜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矚示之曰吾
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卽放還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湝陣於
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降湝
殺其妻子明日擒湝及孝珩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
憲督趙王招等平之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
蕃乃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未

葬諸王在內居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
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
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
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
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
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
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
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
帝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
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為辭故託
與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
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

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
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實貢乾禮
乾洽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
足為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
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建
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為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
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
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
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師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
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
惜之質字乾祐以憲勲封河間郡王實字乾禮中坰公貢出後宮
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涸公竝與憲俱被誅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
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歷益州總管大
司空大司馬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
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
元年詔以洛州襄國郡邑萬戶爲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
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
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趣劔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
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兄弟魯封所
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
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閣外惟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
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乃以
大觴視飲胄酒又命胄同尋其不爲之動滕王道後至隋文

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道等就坐須臾辭出後
事覺陷以謀反其年俄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王貫越公乾
銑弟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爲王從平鄴
拜大冢宰薨子乾暉嗣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皇后歷
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并州
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邑萬戶爲陳國純出就
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
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
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戶爲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

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代吳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禮州刺史蔡澤贖貨被訟達以其勲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爲王從平齊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遜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卽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爲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爲

王大定中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迥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國迥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爲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迥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出爲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遂有異謀司錄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國除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刺王賢後宮生鄴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震

畢刺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歷荊州總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强

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鄧王貞字乾雅初封鄧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初爲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贊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贊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元竝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皇甫姬生郢王術衍及術竝大象二年封竝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

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竝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爲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工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主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

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
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
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竝握兵權雖海
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剪芒刺思弘政術
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
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
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
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
消之日挾振王之威士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
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
於當年從侯服於郡國號爲千乘位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
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茲
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
分命賢戚布於內外科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
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臥赤子
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
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察
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寇洛上高昌平人

武川因家焉洛性明

從人而以功封安鄉

悅既害岳欲并其家

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爲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令謚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錄舊勳以洛配享文帝廟庭賜和姓若引氏改封松陽郡公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也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有節概尠朱榮以爲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修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歔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後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爲公梁

合定稱亂河右以貴爲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沙苑進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爲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爲左軍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六官建爲太保太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文帝等夷及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每懷快怏與信謀殺護爲開府宇文盛告被誅

善字僧慶貴之從祖兄也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尠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爲長史普泰初爲大行臺尚書封山北縣伯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悅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帝魏孝武西遷改封襄城縣伯歷位尚書左右僕射進

爵爲公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量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勲追贈司空公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悉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

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余未光擊破之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累遷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周文帝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州悅棄城走周文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爲先鋒至牽屯山及之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周文令賢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三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周文之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武

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不利居宮中周文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至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竝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一疋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侄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孫庫狄樂為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侯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羌寇侵擾賢頻破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為之武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於京師高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齊戰沒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後封奇章公孝軌弟詢詢字孝詢深沈有大略頗涉羣書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並火故賊不得入重平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

郡公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遣韋孝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
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啟詩重臣監護文帝令高熲
監軍與熲同心惟詢而已及迥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開
皇初歷位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
元方嗣

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封迴樂
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
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起家州二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
以功最授儀同三司歷位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
周武帝齊引多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尋改封廣宗縣
公隋文帝爲丞相加授上開府以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

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帝慨
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何面目
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
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迥平授徐州總管進位上柱國開皇
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讐其威略爭
來內附後突厥大爲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
多死遂保於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降之謂曰降者封爲
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效命以謝國
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
復殺二人沒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
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弦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

有文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
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
一女夫當爲汝求在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
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侍
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也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
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在國敏迺拜而蹈舞遂於坐
發詔授在國以本官宿衛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公歷幽金華
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
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於煬帝曰妾唯一女
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
楊玄感反後城闕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
軍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

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與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
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其妻宇文氏尋
亦賜鳩而終賢弟遠

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
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陣意氣雄
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
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
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
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
害唯遠兄弟竝爲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
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及介休天光西伐配遠
精兵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爲長城郡守後以應侯莫陳崇功

遷高平郡守周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孝武西遷封安定縣伯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進爵爲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竝有殊勲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爾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爲國之要乃領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遷太子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寔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

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周文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周文戰於芒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略戰守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爲悔嘗獵於莎柁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東魏將段孝先趣宜陽以送糧爲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孝先遁走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綵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遠不得已方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

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
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
嫌請卽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
止於是羣公竝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
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閔帝踐阼進
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爲相府司錄參掌朝
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
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
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
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
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
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

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
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
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本官加
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謚曰懷植及諸弟竝加贈
謚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
周文令尚義歸公主以父勲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進爵清河
郡公及魏廢帝卽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冲章武
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
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魏帝深憚之故密
謀遂泄魏恭帝卽位進爵燉煌郡公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出
爲浙州刺史尋爲兄植合坐死以王壻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

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
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
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熒
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人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加上開
府大象末進至柱國封公賢弟穆

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
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
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爲悅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
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
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竝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今日已喪
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芒山
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

擊龍使常作龍文
所龍鐘也皆唯障
云云之轉音

字顯子即世子也此
世世字下元世
字亦本作嗣子後人
去改之

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陳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
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
文已不濟矣既而與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眚更隆顧左右曰成我
事者其此入乎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
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
玉帛未足爲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初芒山之敗穆授周文驄馬後中廐有此色者悉以賜
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白餘姊妹竝爲縣君
兄弟子侄及總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玉
壁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州刺史太僕卿從于謹平江陵以功別
封一子長城縣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又擊曲汚蠻破之
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爲儀同三司以賢子爲平高郡守遠子

爲平高縣令。竝加鼓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周文不許。後入爲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帝踐阼。又封一子爲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願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將奈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明帝卽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竝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

穆靖以鎮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戶。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詔加太傅。仍總管及隋文作相。尉遲迴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旣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徵申其意。時迴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迴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文帝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勲。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竝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容國公。穆又密表勸進文帝。旣受禪。詔曰。公旣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文帝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

北史五十九
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揚州及筠死渾規欲紹之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爲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旣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聞之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隨謂帝曰李氏應爲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捉禁兵不宜然帝曰卿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卽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祇識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王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侄內外親婭竝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爲主師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純豆陵氏高祖侯力提從魏太武征討位揚風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第一領人酋長封白水縣侯從賀拔岳鎮

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帝周文旣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因說顯顯卽出迎周禦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進爵信都縣公授尚書右僕射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人庶稱之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睿

睿字持德少沈敏有行檢周文帝時以功臣子養宮中復命與諸子遊處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

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隋文帝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西謙反攻始州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劔閣梁巖拒平林竝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瓌達奚悉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悉分兵據開遠睿遣上開府託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曼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悉自午及申破之悉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悉乙弗虔守城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敗之謙將入城悉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

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劔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首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南寧州漢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與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人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狎獠旣訖卽請略定南寧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人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竝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人夷悅服聲望逾重文帝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勸進文帝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昔公孫隗蹈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欵服或卽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蕃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如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爲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帝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時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特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案驗其事王者多獲罪睿懼上表陳謝請歸

大理上慰喻遣之十五年從至洛陽而卒謚曰襄子洋嗣歷位嵩
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睿封爲戴公命以洋襲
焉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有離心士無
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
而處霸王建匡合之謀趙貴居二闕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
一時其功固不細也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
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勅敵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荷生
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
內位高望重光國榮家附尊連暉聊椒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
比焉自周之廢禮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
始前嗣君初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

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剪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
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之去已懼將來
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
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旣兆釁故因之啟冢宰無君之心成閔帝
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
非爲不幸梁禦豫奉興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
未申亦云遇其時矣穆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
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人之
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凌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
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
道可不戒歟

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悅弼陳悅令解兵謝之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周文帝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是日弼密通於周文許背悅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爲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皆散走弼慰輯之遂擁以歸周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大沈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驪馬及泰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軍爲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橫截之賊分爲二因大破之以功進爵趙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進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爲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隕絕於地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歷位司空太保在國大將軍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鉅萬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薨於位明帝卽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路龍旂陳軍至墓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爲嗣暉初賜爵義城郡公嘗臥疾朞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岐州刺史從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爲一軍後襲趙國公改襲魏國公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爲梁州總管時渠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至州綏撫竝來歸附鹽書勞之暉弟衍字拔豆少專武藝慨慷有志

略仕周爲義州刺史封真鄉公王謙作亂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位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京卒子仲威嗣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卒子長雅嗣尚隋文帝女襄國公主位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綸弟彞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齊歿并州子憬以彞死王事卽襲其官爵曜旣不得嗣朝廷以弼功重封曜邢國公位開府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弼弟擲字雲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尒朱榮破元顥榮誅隨尒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擲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遂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進封陽縣子尋爲周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

沙苑擲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鞞甲之中敵人見之皆避此小兒不知擲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初亦聞擲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耍須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爲公武成初從豆盧寧征稽胡進爵汝南郡公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無子以弼子椿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密字法王蒲山公寬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節就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及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爲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

文昇不足爲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隨近先
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
家口竝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
不行玄感旣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旣非同謀設籌
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
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
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
密以爲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
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
此人關可得給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拔西
至閩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
詢妻家尋爲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

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溲其餘
卽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
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墻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
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
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
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恠之以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
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
竟坐死密投東郡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
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直趣滎陽休
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
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敗將還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
兵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說讓

以廓清天下爲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於是與讓以義
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振百姓
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
讓上密號爲魏公設壇場卽位稱元年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
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讓爲司徒封
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
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密因遣仁基
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頊爲左司
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
身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
竝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行間觀隙乃與數
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

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
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湯帝遣
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世
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揚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
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竝歸密共
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
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欵附以千百數翟讓所
部王儒信勸讓爲太宰總衆務以奪密權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
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爲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
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
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
食諸門竝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

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竝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弒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

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卓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僞與之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與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又食盡廼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弒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旣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

交易邢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邢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醜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頌爲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度洛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而遁元真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

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武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

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朱榮有功封革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大統初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遂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輕走趙育於是降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卽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

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旁乞鐵忽因梁合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周文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禽斬鐵忽及五醜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廢帝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義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牧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道降之竝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回封一子遷大司空行小冢宰

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奕棊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子善嗣善弘厚有武藝大象末位上柱國封許國公隋文帝愛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上儀同及善弟愷誅竝廢于家善未幾卒穎大業中位司農少卿後沒李密善弟忻

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輩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尅若齊人更得令主

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尅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今破竹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除豫州總管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隨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穎馳驛監軍與穎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共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趣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

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文帝謂曰尉遲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無全陣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左領軍大將軍寵顧彌重忻解兵法擊我齊嘗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祖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家口籍沒忻弟愷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多有器局諸兄竝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爲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

同三司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旣而上建仁壽宮有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

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若有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爲明堂圖樣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者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將爲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爲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初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

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合堂修十四步。其博並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二十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並。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並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雖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並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竝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竝爲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

室修十四步。乃增並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並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雖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並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竝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竝爲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

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周夏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顛孔氏注云重亢音系棟重廊累屋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

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竝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閉堂長四尺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關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堂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

室門字殿後觀字能法
詳書黃圖皆無此字不
知所據

室門字殿後觀字能法
詳書黃圖皆無此字不
知所據

室門字殿後觀字能法
詳書黃圖皆無此字不
知所據

堂壁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
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孝文帝始郊太祖高皇帝以
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
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祖而割牲跪而進
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
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
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窗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
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
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
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視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
惟水泱泱薛綜注云復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
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左黃帝在未皆

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南各一犢奏樂如南郊
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
備大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門墻壁
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頌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
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
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
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
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墻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墻
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
皆用擊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
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又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
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

室門字殿後觀字能法
詳書黃圖皆無此字不
知所據

室門字殿後觀字能法
詳書黃圖皆無此字不
知所據

室門字殿後觀字能法
詳書黃圖皆無此字不
知所據

間以應基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簋
簋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
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
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焚燒殘柱毀破之餘
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
竝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
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
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譔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
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于史
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
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

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長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
部承務郎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祖元
以良家子鎮武川代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後以崇著勲
追贈柱國太保清河郡公崇少驍勇善騎射謹愨少言年十五隨
賀拔岳與尔朱榮征葛榮後崇岳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
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
賊中於馬上生禽醜奴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及岳爲侯莫陳悅
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周文帝文帝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悅
守周文遣崇襲歸直到城下卽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
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禽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悅
別封廣武縣伯累遷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從禽竇泰復弘農

破沙苑戰河橋又別討平稽胡累戰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軍六
官建拜大司空周孝閔踐阼進封梁國公加大保歷太宗伯大司
徒保定三年從武帝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
人常昇曰吾比日聞卜筮者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
是晉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帝集諸公卿於太德殿
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葬禮如常
儀謚曰躁護誅改謚曰莊閔子芮嗣位柱國從武帝東伐率衆守
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隋文大業初以譴
詔流配嶺南芮弟穎

穎字遵道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
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道擊龍泉文
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

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
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曰將在外君命
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脇爲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
如卽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
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
威中大夫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陳之役以行
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歸附
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
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
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一上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
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穎入朝上與言及平
生以爲歡笑卽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

官大崇恩信人夷悅服煬帝卽位頴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頴不自安徽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頴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方所信伏拜南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崇兄順少豪俠有氣度初事尒朱榮爲統軍普泰元年封本縣子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帝同里閭素相友善且崇先在關中周文見之甚歡進爵彭城郡公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卽行河州事大統四年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方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氏羌符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順河間郡

公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改封平原郡公周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弟瓊歷位荊州總管上柱國封修武郡公瓊弟愷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崇以平原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凱孝閔踐阼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和中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禮齊使主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喻以雄著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孝武西遷封臨真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出爲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甚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稍不及明月者文餘曰惜爾不

案周書作與高齊時
律明月接戰離馬
衝之經三人明月退走
此有脫文

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

謙字敕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爲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善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劔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

睿未至大劔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柱國達奚善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翕景彝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善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呂珽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善虔密遣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善虔之反已也竝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善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善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善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衆竝散阿那肱尋亦被誅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才名自取密遭風雲

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偵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亦器盈斯槩夷戮非爲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爭之秋輕騎啟高平之扉追馬得長坑之俊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袞而識慙明哲遂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匡社稷雖忠君之效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初魏孝莊帝以介朱榮

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築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帝位總百揆都督中外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師大司徒廣陵王元欣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使持節柱國

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與周文帝爲八柱
國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使持節大將軍大都
督淮安王元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北州諸
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遵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
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使持節大將軍大都
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
盧寧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使持節大將
軍大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使持節
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
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是爲十二大將軍每大將
軍督二開府凡爲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
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
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
月簡閱之甲槊戈弩竝資官給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
外念賢及王思政亦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竝
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不限此秩
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
望素在諸公之下竝不得預於此例

不

圖十二大

等

等



三
入
月
水
...

